



漫談檳城佛教

潭影

檳城是英國殖民地，位居馬來亞半島，面積有一百零八方公里，四圍是海，氣候較其它熱帶地區溫和，島嶼的風景，為東南亞首屈一指，故有「東方花園」之美譽，全檳城人口共計有參拾萬左右，以華人佔十分之七，其它種族有印度、英國及土著巫人，雖然種族雜居，但都能和平共住，在這個小島嶼的人們，差不多都有一種宗教信仰，諸如耶穌教、回教、印度婆羅門教與佛教等，各個宗教均擁有相當數量信徒，信仰回教的多是馬來亞（巫）人，信仰婆羅門教多數是印度人，唯信仰耶穌比較複雜，佛教徒則幾全是華僑，以上幾個宗教，每年逢其教主聖誕之日，檳政府允為公共假期，俾教徒便於慶祝，尤其是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聖誕，除出動全體教徒例遊行外，並於是日全檳市禁屠一天，藉為表揚佛陀慈悲之旨，從這點，我們可想象檳城人們心目中，對佛教是如何重視呢！

不過，佛教在這個島嶼，裡面却分成兩派勢力，一派是南傳，一派是北傳，前者是由錫蘭、泰、緬等幾個佛教國家傳入，即我個所謂上座部的巴利文系小乘派，凡僧伽都是保持佛陀原始時代作風，服裝一律黃色，比丘不作生業，手不持金銀，但自由受供，不擇葷素，托鉢乞食，尤以過午不食這條戒持得最嚴。可是，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，在檳城住了幾年的黃衣大德們，似乎方便了許多，有少數比丘也不持銀錢戒了，還有的應酬經懺，有一次，筆者被請去×居士家裡送往生，剛好碰着幾位黃衣大德也在那裡念經，他們不但念，而且每位共手執一條繩子，另一頭搭在死者之手，這意義與我國三時繫念相同，然而，小乘佛教是不承認有阿彌陀佛的，更反對求

生西方之說，使筆者很明白？不知黃衣大德手執繩子意義何在？他們所念之經，大概是巴利語，聲音洪亮，念得很整齊，一種悠揚雅韻，很是令人悅耳。至於托鉢乞食，已減少每月兩次（即初一十五），平時在自家廟裡受供養，這些，都有點接近中國佛教的家風了。

黃衣大德對弘法方面，比我國僧積極，而且他們注重學識，每位黃衣僧，佛學和世學都有相當造詣，尤以巴利文、英文特長，與西洋人會話，那是司空見慣，真的，在這個交通突飛猛進的時代，地球日漸似乎縮小了，世界好像一家，我們要把佛法傳到全球去，當然少不了文化交流，雖不能說精通各國文字，最低限度也要把英文學好，就因為黃衣大德具備了這個本錢，在檳城受英文教育的華僑，所以多數是他們的信徒，實力很是雄厚。

後者是我國大乘佛教，即所謂後期佛教大眾部之梵文系，關於僧伽生活習慣，完全是中國化，僧伽最大集合處為十方叢林極樂寺，這間極樂寺為妙蓮和尚開創，至今大約四十幾年，歷史很淺，是福建鼓山湧泉寺的下院，也是今日整個檳榔嶼唯一掛單接眾的地方。其它都是各起爐灶，小廟、齋堂林立，但都沒有固定信施供養，也沒有不動產業來自給自食，那末生活呢？說起來也够可憐，生活全賴寺主自己設法；設法就是要擅於外面交際，聯絡；諸而做法會呀，組織互助會呀，趕經懺呀，香火呀，這些都是維持生活的泉源，局外人不知，以為南洋和尚都是財主，殊不知淘金非易，老實說，若一個寺主不會外面攀緣，不向人拉攏，那只好捆緊褲帶讓肚皮餓着受苦，原因這地方是人情佛法，清高作風是很難行得通的，所以各寺廟住持應酬在家信眾，很難怪會使出不合佛制的規律來，他們的用心是良

苦的，他們的處境是值得我們同情的。

談到大乘佛教發展，當然不如理想，尤其是弘法僧材，等於鳳毛麟角，據老南洋與筆者說：在過去十多年前的檳城，在家人碰着和尚便唾涎作嘔，遠避三丘，他（她）們對佛教是那樣輕視，對僧伽是那樣厭惡。自從日寇南侵，英軍北敗，這美麗的島嶼，被日本強佔四年之久，如所周知，日本是個佛教國家，所以當日日本佔據檳城期間，對佛教徒另眼相待，那時候的社會很混亂，日軍為了整肅他們的反對派，搜索地下工作者，因此殺戮甚慘，一班無辜老百姓，多做了代罪羔羊，被涉嫌拘捕的人，更不可勝數，整個檳榔嶼在驚濤駭浪中，人心惶怖，生命飄浮，有很多投機份子，為了避免日本軍閥蹂躪，不得不戴起假面具，冒充是佛徒身份，於是無論街頭巷尾，或在巴士電車上，都有很多先生小姐們頸上掛着一串念珠，他們以念珠當作護身符，也當作身份證，因為有了牠，能避免日本政治許多麻煩。也許由這個假信仰的因緣，甚至涉騰過幾部佛書，奇怪？他（她）們對佛教果有了些認識了，一變而成真正的佛教信徒，加之戰火蔓延，聯軍飛機常來轟炸，在這岌岌可危，無可依怙的生死關頭，唯有借托宗教的信仰，來安慰這顆破碎的心靈，虔誠佛教信徒念觀世音菩薩得到感應的，更使人知道佛法確是痛苦中的救星，是有不可思議的利益的。

迨日本屈膝投降，英人捲土重來，佛法在人們心目中，已有了不可磨滅的印象，在家人知道信佛，知道皈依三寶之意義，僧伽地位一躍而起，不像戰前那樣低落，繼之，有法航、慈航二法師前後駐錫檳城，二公弘揚大乘佛法，不遺餘力，建樹尤多，不用說，這時是檳城佛法最盛期，當時法航法師曾應馬來亞華人最高學府——檳城鐘靈中學之邀請，蒞該校演講佛學，以法師的無碍辯才，口齒伶俐，善能觀機逗教，尤其說得一口流利國語（馬來亞華校一律提倡國語），是其他弘法大德所不及，所以博得當時聽眾掌聲如雷

讚不絕口，也得到社會人士好評，咸認是佛教希有人材。

慈航法師駐橫城時更久，他老當初隨太虛大師訪問團已先到過一次橫，後訪問團解散，第二次來是由緬甸來的，就是這次才在橫城長住下來，受聘菩提學校導師，他老在橫弘法工作，也相當成功，在當時的橫城佛教徒雖衆，但都各幹各的，他爲了要佛徒們能有個聯絡，很明白專憑口裡呼籲是拉不攏的，說起來也惹人好笑；逢一個新年頭，法師買了很多禮品，包了一架「的士」車，全橫大小寺廟，也不管平時跟他有沒有來往，都一一親身趨前與各寺主持僧拜年，兼且送禮，諺語說，「柔可克剛」，不錯，衆人見慈老毫無法師架子氣，虛懷若谷，和藹可親，於是都非無感動，也就樂於親近法師，各寺住持慢慢都互有往來，一掃過去各掃門前雪的作風。

所以，後來慈老倡議，組織了橫城佛學會，如金明、志航、本宗、星光等法師，都是當時的會員，受過慈老的薰化，得益不淺；這是說出家男衆方面，至以女衆方面呢？據筆者所知道的有：王弄書、陳少英、陳心平、畢俊輝諸居士，還有去年才跟演本老法師薙髮尼師寬宗，她們幾位都是創辦菩提學校的功臣，且對佛理都有深刻了解。今日菩提學校有這樣發展，爲佛教作了很多有力的宣揚，追源溯本，實在應歸功慈老教化的成就。嗣後，畢俊輝居士在星洲另創一間菩提學校，經她幾年來的辛勞，規模也越來越大，現全校學生有一千餘衆，內並設工業科，以利貧苦無力升學兒童，出校門後可自食其力，這辦法與香港東蓮覺苑寶覺學校相同。我的筆滑得太遠，一滑滑到星洲和香港去了，與本題走了樣，是的，因爲談到慈航法師弘化功蹟，以話引話引出了他的弟子——畢俊輝後來終身醉心佛教教育事業！

無可否認，橫城佛法盛況能有今日，信徒能如是衆多，可說是賴當日法航、慈航二公之弘揚力量。的確，「道在人弘，非道弘人」，由此觀之，不是衆生難度，而是難於沒有弘法人材，以致

聖法日趨沒落、黯淡，要使佛法發揚光大，人心傾向佛陀，可知弘法僧材，是如何迫切與需要啊！自法，慈二位法師相繼離開橫島，佛法又死氣沉沉，毫無蓬勃氣氛，信徒有如險路失導師，不知所向？

所幸，去年由菩提學校聘得遠在香港的竺摩法師來橫，爲該校長期導師，竺師當時正負責送太虛大師舍利入泰國，事畢才順道抵橫的，誰也知道，他與法、慈二公有同門之誼，亦爲虛大師之入室弟子，多才多藝，久爲佛教界所景仰，這次能够蒞橫，真是橫城佛徒的福氣，不是嗎？自從法師到橫城兩年來，席不暇暖，弘法務忙。受各處邀請演講，奔波得要命，沒有一天好好休息過，真可說是爲法忘軀了，忙得不亦樂乎！從這裡，我們可以看出橫城佛徒愛教的熱誠，及對竺法師的尊重了。還有一次，星洲菩提閣落成典禮，也請法師去剪彩，說法，閣主達信居士，奉上禮金壹仟元，誠屬佛教破天荒之創舉，令人歡呼歎爲希有。

此外，法師更大展身手，在橫城公開書畫展覽，所籌之款，盡充菩提學校添建校舍基金，這種熱心教育，慷慨獻金，深得輿論界好評。把放了很久在水箱裡冷清清的橫城佛教，經法師振臂一呼，有如原子威力，又熱烘烘深入每個人們的心房，象徵着一種新生氣概，橫城佛教前途；是那樣光明，是那樣燦爛，那樣令人鼓舞！

最後，有一件值得提出來討論的事：前面說過，橫城佛教形成兩派勢力，本來，這個南、北傳佛法，都是世尊的言教，有如車之雙輪，鳥之二翼，唇齒相依，是怎樣也不能分家的，然而，事實並不如此，南派黃衣在家信徒，當他（她）們見到中國青衣僧，有如水火不能相容，不但毫無敬意，且視若冤家，現出一副不高興的嘴臉，有如瘟神降世，見而生畏，可是當他們遇着外教天主，回教信徒呢？反能改變態度，親善自如，筆者南來在橫城居住兩年了，這些情形看過很多，但對個中悶葫蘆，諱莫如深，始終找不到答案，難道同爲佛陀的弟子，反不如外道之真嗎？

不知道南傳弘法大德，對他們的信徒是怎樣宣傳，是不是否認大乘教理，視中國北派僧爲眼中釘？是他們小乘教的障礙物？因此要在中間化一道裂痕，造一條鴻溝，以免南傳信徒，投入北派懷抱，這也許是他們一種用心的因素吧！是不是這樣？筆者沒有確鑿證據，又沒有他心通，當然不敢遽爾下個斷語，但私心却老有這麼一個不自然的懷疑。——唯錫蘭廟一位長老德寶法師，在橫城弘法數十年，很受僧俗二衆愛戴，他曾對筆者說過這樣的話：「大家都是佛教徒，不要分什麼大乘小乘，應該互相尊重，互相往來，團結一致，對我們佛教才有實惠」，他這話很異乎普通的黃衣大德，真不愧爲道高德重的長老，所以筆者在黃衣大德中，特別對他有種不可磨滅的敬仰。

再說北傳僧的信徒，也是一樣不恭敬黃衣大德嗎？不，絕不，這並非是筆者是青衣僧，要站在自己陣線說話，事實勝於雄辯，一切可以表現出來的，橫城菩提學校，從創辦到現在，都是受大乘佛理薰化，在每年七月十五佛歡喜日，她們例常恭請十方大德應供，所請的，無論你是北傳也好，南傳也好，黃衣僧青衣僧一律平等供養，可是，北傳青衣僧就很少受南派佛徒的供養，這事情，想大家是很清楚的。

筆者寫這篇東西，是從橫城佛教重要事項着手，中間有圓瑛法師南來弘法過一次，在極樂寺傳一期戒，但這都是曇花一現，在橫城佛教沒有發生多大作用，所以把他這位老人略去不必多談，還有已逝世的華智、寄東二法師，及現今尚在之妙祥、海山、成元、慧僧諸法師，前後任橫城佛學院主講。在該院都頗著勞績，順帶在這裡一提，以補漏洞。關於南北傳佛教，我們希望大家能在道上會，必須水乳相容，同心合作，不要大小之爭，分庭抗禮，共來維護偉大神聖的佛教，發揚教主釋迦牟尼佛的真精神；慈悲救世的崇高思想，那末，這個小島嶼的橫城佛教，一定會蒸蒸日上不可遏止啊！

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於橫城懺摩樓。